



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在商量下周的一次出游（3月29日摄）。



▲镇上的桃花节开幕，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前去观赏桃花（3月29日摄）。



▲80岁的朱荣林（左）和71岁的王荷花在手机上查看股市行情（3月29日摄）。

相聚容易相处难，下一站去哪儿？

抱团养老体验记

文/本报记者黄薇、殷晓宁
图/本报记者翁忻尚

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正是踏青的好日子。

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港东村有十多位老人，每天都会举办一场“春田花花老友会”，或站在油菜花田边拍照，或一起爬上附近的山坡登高望远，或在野草间寻找艾草、香椿、马兰头这些春日里的自然馈赠。

看似“老友”的他们，其实一年多前，还只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相聚在这个小村子里，是因为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抱团养老的“招募启事”。

大 house 里的孤独感

今年80岁的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是抱团养老的“团长”和“大管家”。原本住在市区的老两口退休后想回农村生活，儿子便在老家为他们造了一栋三层小别墅和独立小院，院子口有一方像屏风一样的巨石，内部则是种满梨树、柚子树、桃树等果树以及错落有致的植物，沿着石板小路走到后院，可以看到一片鱼塘和半亩小菜园，菜园的一侧是鸡舍。

“建的时候，儿女、亲戚朋友都说，周末要来玩，每个人都说要留间房。”朱荣林说，出于这样的考虑，每个房间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，让大伙来小住时生活方便。

然而大 house 建起来后，儿女们只有周末来这里吃饭，亲戚朋友们也只有春秋两偶尔来玩玩，平时大部分房间都空着。在大得能听见回声的房子里，老两口住着越来越寂寞，吃饭也常拿剩菜或速冻食品应付。

朱荣林退休前是中学英语教师，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有老人抱团养老的信息，受到了启发。“他们是凑钱买一栋房子或者租一栋房子住在一起，我这儿有现成的地方，各种设施齐全啊，完全可以拎包入住。”朱荣林说。

于是2017年5月，老两口就在杭州一份都市报上发布了招募信息，邀请志同道合的老人到他自家别墅抱团养

老，房租在1200至1500元左右。伙食费、水电费另算，要求合住者无重大疾病和传染病、生活能自理等。

没想到这个尝试性的做法，很快就得到100多对老人的响应。老两口像面试官一样，先筛选简历再电话沟通，最后面试选拔出6户11位老人。

结伴生活，用热闹排遣寂寞

摸着石头过河的抱团养老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原本是陌生人如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朱荣林老两口还制定了一份《结伴养老协议书》，涵盖了爱护设施、和睦相处、值日规定、作息时间等条款，入住的老人都需要签订这份协议书。

住在这里的老人不少都是文艺积极分子。68岁的蒋一纯退休前是一位电视编导，喜欢唱歌的他房间里放着一个乐谱架，上面夹着歌谱，刚开始他不知道这里的老人都有什么兴趣爱好，只是在房间对着窗外的大树练声，后来发现同住的老人们也有声乐爱好者，两人就渐渐约着一起在阳台唱歌。

好歌还有舞来配。每天晚餐后客厅里的“歌伴舞”也成了“固定节目”，老人们唱唱跳跳既锻炼身体，还丰富了生活。今年2月，曾经在文艺团队里工作的钱珍也成为抱团养老的一员，和她的闺蜜王荷花一起住。

两位单身的阿姨把孙子孙女带大后，在儿女支持下结伴养老。多才多艺、性格开朗的钱珍入住后，成了团队里的“开心果”，今天扮媒婆，明天唱越剧，有她在的地方总是欢歌笑语。

而下午则是另一个“固定节目”——麻将时间。午后老人们都会到二楼的麻将室“抢占”位置，两个麻将桌几乎每天都“开张”。“活动手指，锻炼脑力，有时一边打麻将还一边聊天拉家常，都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了。”钱珍说。

协议书里有一项条款要求每户家庭每天轮流值日，帮助厨师买菜及打理餐饮。早上7点，轮值家庭的王荷花从客厅的衣架上取下买菜小包，小包里放着200元钱菜，“这是用来今天买菜的，看包里剩下多少钱记个账，大管家王大姐会把余钱拿走，再重新放进200元。”

王桂芬说大家年纪大了，出去买菜细账记不住，“这种方式比较方便，我们也都互相信任，抱团养老信任是很重要的。”

相聚容易相处难，下一站去哪儿？

有人来有人走，在近两年的抱团养老尝试中，陆陆续续搬走了四五十户家庭，但也会有人来“补空”。

其中一户搬走的金阿姨是身体原因离开的。一天，金阿姨去阳台晾晒衣服，不慎摔跤，小腿骨折，老人们迅速上楼，把她送进市区医院，后来在珠海的女儿把金阿姨接到广东养伤。

这件事情让老人们看到一丝隐忧，在这个自愿自主成立的非营利养老小团队中，一旦发生意外伤害，应如何处理和判定责任？虽然入住前会签署“免责书”，但老年人一旦出事，子女会不会追究同住的伙伴？加上小别墅距离杭州市区30多公里，附近的区级医院是否能满足老人的一些紧急需求？

除此之外，生活中的小摩擦、小矛盾也在所难免。最初没有实行分餐制，有人提出不卫生，随后就改成分餐制，老人们买菜时用公筷，然后放到各自碗里，餐后消毒。

“牙齿都有磕到嘴唇的时候，更何况是生活背景都不尽相同的老人。”快言快语的蒋一纯说。

比如夏天，有些老先生穿着短裤、赤膊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，女士们会觉得不太雅观；冬夏用空调时，有人抱怨电费太贵，让大家尽量少开空调……

“关键还是相互体谅，多多包容，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开心生活，而不是为了找茬。”朱荣林常常做“和事佬”的角色。

抱团养老的参与者们都很清楚，小别墅只是他们的一个“快乐驿站”，等到年纪再大一点、各种疾病缠身时，肯定无法继续待在这里，是回到城市跟儿女一起生活还是去养老院，他们也不知如何选择。

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朱荣林夫妇，80岁的朱荣林是目前养老团里年纪最大的一位，走路已经有些晃悠悠的他不知道，能继续在这里经营多久。如果没有了“团长”和“大管家”这两位主心骨，抱团养老是否还能继续走下去呢？



▲麻将“三缺一”，58岁的陈炬前来喊正在网上下象棋的80岁的朱荣林打麻将（3月25日摄）。老人们平常都不关房门，保持了彼此间最大的信任和善意。



▲午后，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在一起打麻将（3月25日摄）。



▲58岁的陈炬（前）和71岁的王荷花在厨房洗碗洗菜（3月29日摄）。



▲71岁的王荷花在修改晚上的菜单（3月29日摄）。



▲一名来自宁波的老人次日要来入住，80岁的朱荣林（左）和76岁的王嘉宝把他邮寄过来的行李搬进房间（3月29日摄）。



▲68岁的蒋一纯在写抱团养老日记，他习惯在日历的背面，现在已经写了近两百篇（3月25日摄）。



▲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在院子里合影（3月25日摄）。